



非遗传承视域下汉绣研究进展文献述评

栾云镗, 雷宇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汉绣不仅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文化载体。围绕汉绣概念、历史、内涵、特点、经验,对近年的主流文献进行梳理、评论,进一步促进汉绣繁荣兴盛,增进汉绣传统文化入脑、入心。

关键词: 汉绣;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非遗传承

中图分类号: TS9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3) 05-0087-05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3.05.01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增强新时代公民的文化自信。汉绣是非遗的一种,最早可以回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深邃而悠久,承载着楚文化的精神内核。汉绣色彩浓艳、构思大胆、手法别致、绣工精美,保护汉绣不仅是保护汉绣所承载的文化,也是传承国粹的应有之义。近些年,学界对汉绣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绣提供新的启迪。

一、学界关于汉绣基本概念的研究

关于汉绣的基本概念,学界持有多元观点。一般认为,汉绣是楚地独具特色的绣种,始于汉,兴于唐,盛于清。“楚汉”不仅有地理上的关联性,还有历史文化遗产、演变上的衔接性。武汉作为楚国之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为汉绣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与

文化土壤。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指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1]有学者认为,汉绣是指“作为与地区关联的概念,指的是流行于荆沙、武汉、洪湖为主,辐射到我省长江两岸和江汉平原广大地区的民间刺绣”^[2]也有学者认为,“汉绣是湖北地区传统的民间手工艺之一,是以荆楚地区为背景,以武汉及其周边城市圈为中心的一种区域性绣种”^[3]。

二、学界关于汉绣发展历史脉络的研究

汉绣历史悠久,非常具有研究和传播的价值^[4]。关于汉绣的历史发展,不同学者有不同研究结论。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汉绣的发展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兴起密不可分。根据时间顺序,大致分为四个时间段。

(一) 第一阶段:汉绣的问世

明清时期,随着军事重地汉口镇兴起,一时商贾

收稿日期:2023-04-26

基金项目:2022 年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课题“汉绣艺术与校园文化融合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HXJD2022A04)。

作者简介:栾云镗(1996—),男,湖北武汉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级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雷宇(1999—),男,浙江丽水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云集于“九省通衢”的武汉,武汉很早就成了湖北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清代刘献庭在《广阳杂记》卷四中有记载:“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有学者指出,汉绣最初是由武昌发端的,但汉口最终成长为汉绣的主要发生地。也有学者认为,汉口镇的繁荣引发了汉剧的广为流传,而荆州刺绣广泛应用于民俗装饰、宗教祭祀之外又为地方戏剧行头(剧组),作为重要的内容,而汉绣则伴随着汉剧的有利条件,随汉剧戏班带着传到汉口,并在武昌形成生产基地。^[5]根据现有档案资料,汉绣除了武汉还有洪湖地区等多条发展路径。19世纪初武昌青龙巷的吴文绣便是洪湖汉绣创始者。随着太平军起义,武汉时局动荡,为避免战火,大批艺人纷纷逃离。吴文绣举家迁至湖北洪湖地区,在新堤镇附近开设绣局,后来从事汉绣制作,并传授相关技艺,由此成为洪湖汉绣的最初发源。

(二)第二阶段:汉绣的兴起

到了清嘉庆年间,武昌、汉口以刺绣、戏衣等民间艺人聚集而初步具备刺绣行业的规模。根据《湖北民俗志》的记载:“明清之际,楚地上至官贾,下至名妓优伶,多有喜用汉绣为服者”。有学者指出,“咸丰年间,汉口织绣局集中省内各地民间绣工绣制官服、装饰品,1851年辛亥年间,任选卿最早在武昌专营戏剧行头。”^[6]武昌汉绣艺人杜春莲等人回忆,“道光1846年间,其婆家从祖母起,四代11人均从事汉绣制作技术”。汉绣传承人之一的吴氏家谱也有相关记载,当时武昌青龙巷的吴文绣能画能绣,制作工法精湛独特,颇负盛名,于是顺利成为汉口织绣局高级技师。《吴氏家谱》记载:“出入衙门有官轿迎送,收入俸银可观”。同治元年,武昌郑氏在汉口长堤街开设绣铺,其中汉口大夹街、太平天国东王万寿宫一带陆续有胡源利、黄开茂、涂添盛等数家。此时的汉口刺绣行业趋于发展,铺外加工设在了武昌塘角、白沙洲一带,由此开辟了武昌第二个汉绣加工、生产基地,此后汉绣日益兴旺于武昌。

(三)第三阶段:汉绣的鼎盛

到了清光绪年间,汉绣发展逐渐步入鼎盛时期。绣品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而且在国内外重要赛事中崭露头角。汉绣在当时与湘绣、苏绣齐名,成为江南三大名绣。汉口万寿宫江西会馆附近设有王永丰、杨复顺、双茂和等32家绣货铺^[7],林立的汉绣铺面、作坊成为汉口“绣花街”一条街,“绣花街”由此得名。武昌第二汉绣加工基地的白沙洲,则倚城临江,当时

坊间流传着“男会驾船,女会绣花”的佳话。大绒活、二绒活聚集于此,而草绣、粗活等由塘角一带负责。两夏绣铺有工人500余人,另有店外男工100余人,加之白沙洲、塘角的绣女则接近2000人。《中外经济周刊》中有记载,“武汉贫家妇女,多有持此以谋生活。省内各地购买或定制绣货者,均汇集于汉口”。汉绣至此进入极盛时期,在此期间武汉出现了名重一时的花稿画师张进前、童玲桥等人,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武汉刺绣界十分注重培养画工和设计者,使得汉绣的技艺传承朝着良性循环的境况发展。受到业界男工领衔的影响,汉绣核心针法大多为男绣工掌握,使汉绣的风格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色,“绣品往往色彩富丽、线条挺拔、造型拙朴、绣迹粗犷,充满世俗风情”^[8]。1911年,由吴家福兄妹创作的《荷花仙子》和《观世音菩萨》两幅作品在武昌两湖劝业场内工商品陈列所展出时声名大噪。《时报》高度赞赏:“汉绣复活,重放异彩”在此期间,供不应求。

(四)第四阶段:汉绣的受阻与转机

随着武汉的沦陷,绣花街的衰败,汉绣命运变得十分崎岖。有资料显示,1944年,“美空军飞虎队空袭汉口,炸毁了绣花街附近的日军军火库,整条绣花街一夜之间化为灰烬”^[9]。而20世纪的下半叶,汉绣又经大火、“文革”的考验,一息尚存。这段时期,汉绣发展虽然几经挫折,但始终没有消失殆尽。1958年以后,洪湖相聚组建了汉绣生产合作社、绣品厂、汉绣研究所,这为当地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独有贡献。现如今,湖北地区许多汉绣家仍保留着对创造的坚持和对技艺传承人的培养,这使得汉绣得以不断传承。2008年6月14日,汉绣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近几年,多方主体在实践中探索出具体的传承经验。实践中的重要举措也正在改变汉绣传承低迷的现状,这给汉绣传承提振了信心。为更好地传承,任本荣做了大量思考和努力,培养了一批接班人。新一代传承人杨小婷,大胆创新汉绣的艺术表现手法,唤醒了失传千年的“游针法”,其特有色彩传递出富有意象化的现代作品。

三、学界关于汉绣艺术表现特点的研究

汉绣作为一种传统刺绣艺术,无论是在设色风格、工艺技法、题材选择、文化地域还是技艺传承上都极具楚风遗韵。通过研究相关文献,汉绣艺术表

现形态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 汉绣色彩风格鲜明而独特

“花无正果,热闹为先”恰是汉绣的设计特色。欣赏汉绣作品呈现最直观的视觉效果是泾渭分明。楚地古时就有崇尚赤色的传统,因此在汉绣中被较好地保留下来。李泽厚认为楚国文化“在意识形态各领域,弥漫了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雪宦绣谱图说》中指出:“颜色是有一定的,而颜色的运用并没有固定的法则,有固定的标准就会僵化,过分拘泥于成法,就会不精致;讲求变化,但技术欠佳,也不能达到出神入化之效。唯有勤勉不懈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融会贯通才能在变化中不失分寸”。^[10]楚文化中的浪漫主义特色差异度大,以强烈的明暗对比为主,在汉绣配色中反映尤其明显:荆楚文化强调装饰性的美学价值,追求艳而不俗的美感,使汉绣在艺术表现上特色鲜明、棱角分明,非常注重色彩的对比性和相异性,讲究“花无正果,热闹为先”“多而不挤,满而不塞”色彩艳丽的审美意境。^[11]汉绣“色彩在民间既是观念的、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它不仅诉之于视知觉,同时还受到文化传统、环境的制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12]从楚绣到汉绣,底色均以重色为主,采取五色并用的颜料组合,这样使面料的底色与绣物的实际色彩呈现鲜明的对比,反差效果自然强烈而厚重。

(二) 汉绣工艺技法精巧而别致

有学者认为:“汉绣属于刺绣的一种,汉绣的艺术特色也是通过汉绣艺人用一针一线表达出来的”^[13]也有学者指出:“汉绣重设计,重图案之中的内涵寓意”^[14]。传统汉绣的图案延续原始的纹样,多为花草鸟兽与人物的图案。^[15]汉绣由北绣法之长的织、锁、扣、盘、套逐渐发展为以铺、压、织、锁、扣、盘、套为主要针法,形成了以平金夹绣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刺绣艺术体系,又兼有钉绣、平绣、辫子股绣、环编绣等多种技法,与“四大名绣”并列,其构思大胆、手法夸张、绣工精细、色彩浓艳,画面丰满且处处流露楚风遗韵成为湖北荆楚一代特色的绣种,在中国绣林中自成一派。改革开放后,任本荣、黄春萍、刘小红、张先松等人是经典体系的继承者。新生代的民间艺人则有杨小婷、哈斯其木格等人。从艺术造诣上看,任本荣等首屈一指的传承人,针法细腻、造型精美、刺绣的图案花纹极富荆楚文化的底蕴,原汁原味地反映了楚文化的博大精深。最近几年,“杨小婷对汉绣进行大胆突破与创新,将传统汉绣工艺与当代服

装设计相结合,使汉绣一跃成为T台上行走的风景线”^[16]。

(三) 汉绣题材选择具象而生动

汉绣中的题材凸显其创新美学和审美的高水平,得到不同时代人们的认可与赏识。《庄子·齐物论》指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楚绣从楚文化中脱胎而出,不乏反映凤鸟经典题材的佳作。无论是造型还是设色,都在绣界独具魅力。艺术家大胆创新,以至于汉绣在日后的题材选择上更加广泛而灵活:从传统的人物花鸟到自然风景,绣制题材的选择大部分考虑宗教、风俗等人文性的构成物件。汉绣题材选择的纹样体现为强烈的神巫性。荆楚文化的神巫性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汉绣中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对称式、均衡式和连续式,继承了楚国民间艺术的韵律感,粗而不漏,粗犷豪迈,鲜艳活泼。有学者认为,“汉绣作品大量植物之间、动物与植物、有机生命与无机生命融汇为一的新画面”,达到了“道通为一”的和谐之境。而汉绣中的袈裟、花轿、道袍、嫁衣等,说明内容构成上呈现出开拓性的发展趋势。

四、学界关于汉绣传承与展望的研究

随着近些年人民群众文化自信意识的提升,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愈发重视。“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大报告提到,“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之,以复兴汉绣助力文化复兴凸显着新时代汉绣研究专家学者和广大汉绣技艺传承人的重要使命与责任担当。

(一) 指出了汉绣当下发展面临突出的问题

根据部分学者的走访,可以了解到武汉三镇市面上汉绣从业人员“各自为营”,绝大多数采取的是等顾客上门的粗放式、分散式经营模式,产品面向的对象也主要是武汉及其周边的小区域。汉绣的售价与苏绣、湘绣等动辄几十万无法相提并论。绣工数量也不过百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制作的绣品也以中低档次居多,能自主研发绣制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些对汉绣技艺的传承造成带来了一定的阻力。有学者认为,这一方面与汉绣的品牌知名度不高有关,另外可能由于时代隔阂所致,毕竟蕴含在汉绣其中的传统文化特征难以满足当前年轻人的相关审美需求。“汉绣未及时弥补自身的不足,未能

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相关路径,在传承方式上的问题仍然存在”^[17]。有学者指出:“部分人对汉绣文化缺乏一定的文化认同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18]由于时间的变化、科技的更新和人们审美的提升,汉绣的传承随之遇到阻力,甚至一度陷入发展态势低迷的困境。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手工业刺绣被部分机器所替代,继承人大量流失,大都从事高科技发展行业,手工业手艺逐渐被人淡忘,汉绣传承也逐渐被忽视。”^[19]还有学者指出:“汉绣的文化价值值得深度挖掘。现实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汉绣商家过于追求商业价值,忽视汉绣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一味地运用汉绣的外形,借用汉绣的招牌获取经济利益”^[20],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二)提出了传承汉绣的具体可行方案

“保护意味着保持原汁原味,保持它的本来面目,或者保持传统现存的面貌,保持它现今的或是昨天的形态、内涵、功能等”^[21],保护汉绣首当其冲要保护汉绣技艺的从业者。鲁江兰的《浅析汉绣的现状和发展》分析了汉绣从业人员少,缺乏群众基础和产业基础,在技艺传承上,汉绣传承人、高校参与汉绣研究的相关人员屈指可数,束缚了汉绣的发展空间。同时,汉绣特色继承与创新的突出矛盾,难以流入更广大的市场。郑高杰和窦瑜彬的《浅谈汉绣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翟戈、谢敏君的《汉绣的发展历程分析与展望》基于汉绣发展现状,指出武汉地区的高校具有研究汉绣的集群优势,要充分利用高校专家人才队伍,更好地传承汉绣文化。田静在《汉绣艺术在当下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运用》中提出的对策是,“一要加大扶持力度,形成汉绣文创产品品牌效应,二要相关高校开设汉绣课堂,推动汉绣艺术的继续发展”。刘晓英在《汉绣的继承与创新》中提到,要想使汉绣呈现出新的生命活力,除了政府政策、资金扶持外,还需要在营销、技法、跨界等多方面探索。他的建议是拓广度、挖深度,夯基础、育精英,寻跨界、求合作,挖价值、显特色。杨小婷的《如何拯救汉绣》从汉绣传承人的栽培、汉绣艺术品位的提升、经营管理模式的提高等几个方面深入阐述了汉绣传承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

五、结论

近些年,学界关于汉绣及其相关研究涉及层面更广、视域更为开阔。研究不局限于汉绣的历史沿

革、地域特征,在文化内涵、保护思路上有突破,以艺术学视角下的汉绣研究居多。研究的单位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这有效地弥补了汉绣文献上的空白。需要说明,目前的研究内容、研究视域仍存在一定缺憾,比如汉绣与校园文化结合、汉绣的历史档案搜寻、汉绣的新时代资政育人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薄弱。很多研究较为零散,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接下来的研究应进一步细化,尽可能从如何进一步提升汉绣的工艺价值、挖掘汉绣历史文化价值等方面着力思考。再者,如何打造武汉汉绣本土文化品牌,提高汉绣传承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品牌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以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7.
- [2] 冯泽民,赵静.汉绣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发展[J].丝绸,2010(4):50-53.
- [3] 湖北群众艺术馆编.湖北民间美术探源[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87:10-61.
- [4] 宗雯.非物质文化遗产汉绣的纹样特征[J].科学之友,2012(5):145.
- [5] 叶依子,叶云.汉绣流考[J].艺术与设计(理论),2007(8):195-197.
- [6] 编志办公室.武汉手工业经营集:(第一册)[M].武汉: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手工业合作联社,1984:33.
- [7] 叶云,叶依子.汉绣的娩出与发展变化[J].湖北社会科学,2009(6):190-192.
- [8] 邹智钰.荆楚汉绣发展源流及其纹样研究[J].民艺,2021(4):123-127.
- [9] 蒋太旭,陈静,詹倩.武汉组建研发中心重振汉绣[N].长江日报,2013-07-05(013).
- [10] 沈寿,张鹭,王逸君.雪宦绣谱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31.
- [11] 钟蔚.流行色视角下的汉绣配色艺术特征探析[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8(2):3-7.
- [12] 邱红.汉绣的色彩语言形式探究[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05-108.
- [13] 徐宇倩,叶洪光,赵红艳.汉绣工艺研究[J].纺织科技进展,2019(8):1-5.
- [14] 李健.汉绣针法特点及其应用[J].武汉文博,2013(3):19-23.
- [15] 钟晨旭.汉绣工艺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D].武汉:武汉纺织大学,2018:9.

- [16] 张新沂,陈旭.汉绣工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J].民艺,2021(4):119-122.
- [17] 李瑞,刘松,冰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的汉绣产业空间发展现状及策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15-121.
- [18] 宋华.荆楚汉绣品牌的塑造与推广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0(17):137-138.
- [19] 刘钰薇,周瑄.基于文化层次理论的汉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J].西部皮革,2021(22):105-106.
- [20] 袁月天,蔡毅灿,李元杰.互联网时代下汉绣社区营销的可行性和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15):157-159.
- [21]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河南社会科学,2007(01):25-34.
- [责任编辑:许海燕]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Progress of Han Embroider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LUAN Yunqiang, LEI Yu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Han embroider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and carrier in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cusing on the concept, histor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Han embroidery,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comments on mainstream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Han embroidery and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Han embroidery into the mind and heart.

Key words: Han embroide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industry;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